

人间烟火

满架秋风扁豆花

□王礼明

扁豆花是属于秋天的花。入秋之前，扁豆藤蔓疯了似地生长，密密匝匝的翠叶如层层绿云堆叠，簇拥满架，却唯独不见开花。一旦秋风至，绿叶下开始抽出一根根细长的嫩枝，嫩枝头慢慢钻出浅红淡紫的花苞，扁豆的花季来临了。

扁豆花不开则已，一开便呈现出“千朵万朵压枝低”的态势来，惊艳得你猝不及防。立秋刚过没几天，春天种的豆角、黄瓜的花朵便开得日渐稀疏。随着秋意渐浓，它们本来翠绿的叶片慢慢染上黄色，显然开花结果的后劲即将枯竭了。扁豆异于它们，秋天是扁豆花撒欢的季节，一根花枝上开出的花有几十朵，无数根花枝掩映在层层藤蔓间，眼前像堆起一大片紫色的云霞，惹得蜂飞蝶舞，穿梭其间，好不明媚，好不热闹。

秋天的小院，随着春菜的落幕，本来是要走向寂寥的，但只要院子里有一架扁豆，情境便会逆转。花开满院总会给

人无尽的遐想，即使是在万物逐渐凋零的秋天，也能令人对生活重燃希望。

扁豆花是一种务实的花。它不像冬瓜、南瓜、丝瓜这些雌雄花异体的单性花，虽会长出很多“逛花”，却一个瓜也结不出来——它们只负责提供花粉，需要蜂蝶或人工来授粉才能结出果实。扁豆花就不一样了，它是雌雄同花自花授粉的两性花，每一朵花都是一枚扁豆荚。扁豆是一种极其省心的作物，不需要太多打理，一簇簇扁豆花结出一串串扁豆荚，即使你每天采摘，也摘不尽。这种务实，常令我感动。

扁豆花结出的果实叫扁豆，在我老家叫眉豆，也有叫月扁豆的。叫扁豆是因为它形状扁平，叫眉豆是因为它状似蛾眉，叫月扁豆是因为它形似月牙儿。关于扁豆的吃法，也是多种多样——焗炒凉拌，烧汤做馅，都可以。但是烹饪前有道工序必不可少，那就是焯水，在沸水

中加少量油、盐焯两分钟再烹饪，会使扁豆的色泽更加翠绿，口感更加脆嫩。

那天，我在院子里整理菜架，二楼的邻居在阳台上修剪花枝，跟我闲聊起来。“你家的菜长得真好！”邻居赞叹道。“扁豆不大用打理，比较省心。你家的花种得也不错！”我回应道。“我家这棵爬藤月季在花盆里生长太受限了，送给你种在院子里吧。”

邻居爱养花，又是热心肠，所以给我的印象很好，我欣然接受了他的馈赠，并摘了一大包扁豆回赠。“自己种的，尝尝吧！喜欢的话，过来摘就行。”邻居家的女主人很高兴，脸上的笑靥像一朵盛放的扁豆花。和谐融洽的邻里氛围，因为我种的这架扁豆悄然而生。

院子里，秋风起，扁豆架上绿叶婆娑，红紫摇曳的扁豆花洋溢着蓬勃的生机，艳丽中透露出质朴，点缀着流逝的时光，诉说着光阴的故事。

朝花夕拾

始信荷有香

□赵婷婷

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，我喜欢看花。从春来的第一朵迎春，到秋去的最后一朵紫薇，梅花、玉兰、海棠、蔷薇、鸢尾、绣线菊、金鸡菊……全都在我的眼睛里、在我的镜头中留下了美丽的身影。这其中，我最爱看的是荷花。然而荷花不像上述花儿，大都生长在行道旁，可以一路走一路看。想看荷花，我就得专程赶到池塘边、湖边，并且荷花在炎夏时才开得最美最盛。即便如此，我也从不惧路途遥远、高温暴晒，年年夏天都要不时去看望她们。

第一次认真地看荷花，是女儿三岁的时候。某天中午，我抱着她走二里路去看月牙河的一小片荷花。那个小小的湾塘周围生着丛丛的芦苇，不远处开着几朵清丽脱俗的淡粉色荷花。看着那几朵清气四溢的荷花，我心里一直回荡着歌剧《美丽的磨坊女》选段：“你潺潺地说些什么/我一句也没说/那是美人鱼在唱歌/用这清丽的音色……”

每次看荷，都只能远远地观望，她们

生在水中央，在团团荷叶上散发着清绝的气韵，令我每每想亲近而不得。周敦颐写莲：“香远益清，亭亭净植。”荷花每一朵都孤处水上，不争抢，不喧嚷，确有“亭亭净植”的仪态。然而我看了这么多年的荷花，却从未闻到过荷花的香气。“香远益清”到底是周敦颐的想象还是确有此经历呢？

小区门口的花店突然卖起了荷花，看店主拍的照片，花瓣层层展开，甚是惊艳。我赶忙前去买了两支，并依店主的指导，一层一层地将花瓣剥开。当剥到三四层的时候，就有一缕缕馥郁的香气涌进鼻腔。我顿觉惊喜——荷花果然是有香气的，古人诚不我欺！我将荷花插在客厅的橱柜上。当我在餐厅或厨房忙碌时，依然能闻到隐约的香气——荷香确实可以远播，但气味却浓郁得很，实在算不得“清”。

我不禁想荡舟荷塘，近距离闻一闻天然生长的荷香，感受一下净爽的荷风。“采莲南塘秋，莲花过人头。低头弄莲

子，莲子清如水。”这个季节，满池的荷花已经凋谢净尽，只剩一支一支的莲蓬立在半枯的荷叶上。济南大明湖边有人卖新鲜的莲蓬，剥开后是透着点白色的嫩绿的莲子。一直不理解为什么说莲子“清”如水，若说莲子之青碧之色与荷叶之下的水色如一，尚可说得通，但“清”字实在费解。

弄不懂就由它去吧，不如怜取眼前“荷”。在花尽之后仍有荷花可赏，是现代科技赠予我们的意外之喜。花瓣重重的荷花在案几之上释放着浓郁的光华，却失了点儿荷的清韵。荷半开、叶微卷，此乃未开之象，更有无尽的生机与变数在其中。倒不若店主所说，一者打开，一者维持花苞的原样了。



往事悠悠

花开流年

□徐依凡

童年里的快乐悲伤，都是我们每个人成长过程中抹不掉的记忆。

孩童时代的我特别调皮，邻居家菜园里的萝卜、黄瓜甚至是庄稼地里的玉米，都会不时被我和伙伴们“洗劫”，之后往往会遭到邻居投诉，随之而来的便是父母的一顿棒喝。

春暖花开的时节，河里的冰开始慢慢消融，柳条也换上了嫩绿的外衣，略带羞涩的春阳柔柔地抚摸着大地，万物都伸长了脖颈，似乎在等待一场春雨的滋润，感受春天的生机。

就是在这么美好的景致里，我们这群小魔怪又“蠢蠢欲动”了，大家一个个叠起罗汉，爬上比自己个头高得多的古树，然后折下一根根柳条当马鞭，坐在树杈上边挥舞边放声大笑；一些灵巧的小伙伴还会将柳条的皮拧下来做成哨子，吹奏美妙的音乐。就这样，漫山遍野的

花草被吹艳了，河流也被吹得更加清澈了，那美妙的乐曲漫过山川跨过大海，晕染了我们一季的无忧。

当我们还是小孩时，不曾感慨光阴似箭，也未曾想过珍惜眼前拥有的事物。往往都是在经历成长的风雨后，才恍然大悟：童年是如此贵重，藏在深处的记忆是如此清晰。

长大后的我，在一个偶然的机缘下重新回到儿时的学校。当年埋下的树种如今已长成参天大树；昔日破旧低矮的教室已变成整齐明亮的高楼；曾经偷偷在桌底下刻的“我喜欢你”，早被时间的风霜吹平……最令我难忘的是那些对我苦口婆心的老师，很多头发已花白，时间的划痕无情地印在了他们脸上。小时候，因为调皮而被老师责罚的场景还历历在目，那时对他们恨之入骨，如今却只有敬重和亲切——我们已由师生变为同

事，我在他们面前变得腼腆、拘束，甚至还有一丝羞涩与不安，生怕犯错过罚。

看着教室里端坐的孩子，我时常陷入回忆不能自拔。闲暇时，学生们会常围着我跟我谈心。他们最喜欢听我讲小时候的趣事，我一边讲一边用动作比划，那样子就像我又穿越回无忧无虑的童年。

细细算来，记忆里的小伙伴已是奔三的年纪，大家褪去稚嫩的外衣，各奔东西，散落天涯。曾经那些因为顽皮而被父母痛斥的哭喊声，那些在林间河畔嬉戏的银铃般的笑声，都留在过去的山水间了。

时间，在流转间带走了青葱岁月，改变了我们的容颜，却让儿时的记忆愈发厚重。曾经，为一颗糖果滋生的矛盾也好，为抢一根冰棍打架的荒唐行径也罢，都是我生命里最美的时光。

琅琊放歌

晒秋

□蔡同伟

庭院里 平房上
大街小巷 村头晒场
铺展着一片片一方方
五彩缤纷的丰收意象

红色辣椒

火红高粱

雪白棉花球

金黄玉米棒

清风抚摸它们的脸庞
阳光照进它们的心脏
身体的水分被风干
不同的肤色被镀亮

绚丽的霞光

折射日子的红火

斑斓乡亲的欢畅

辉映乡村的吉祥

人生之秋

□徐茹冰

正是一年中最忙碌的季节

红黄绿白的铺陈

红色的高粱冲向天空

做最后的搏击

玉米秸连接伏倒

黄色的果实装点整个街道

长生果离开土地

像白白胖胖的娃娃

桂花菊月季花成为主角

她们要占据整个秋天

一直到初冬，甚至深冬

相比桃李

她们散发的清香并不张扬

她们知道

即将迎接的是寒冷的挑战

即便花落成泥

仍挺直身躯风骨犹存

走在秋天里，步履不再匆忙

属于这个秋天的

最珍贵的踏实与稳重

不再惧怕

即将开始一场盛大宿命轮回

秋叶

□李泽强

当西风扰动枝头

秋意开始慢慢地渗透

草丛里的蟋蟀四方和鸣

他们也许不知道

鸣蝉也曾这样大声

叶子在风中凌乱

露水把所有沧桑染成金黄

归雁声声

是谁在岁月的轮回里神伤

轻轻地挥别

对这人间的留恋

没有哪一片叶子知道

等待自己的

是远方还是泥沼

《逸文》由本报编辑部
与西海岸新区作协联合主办

